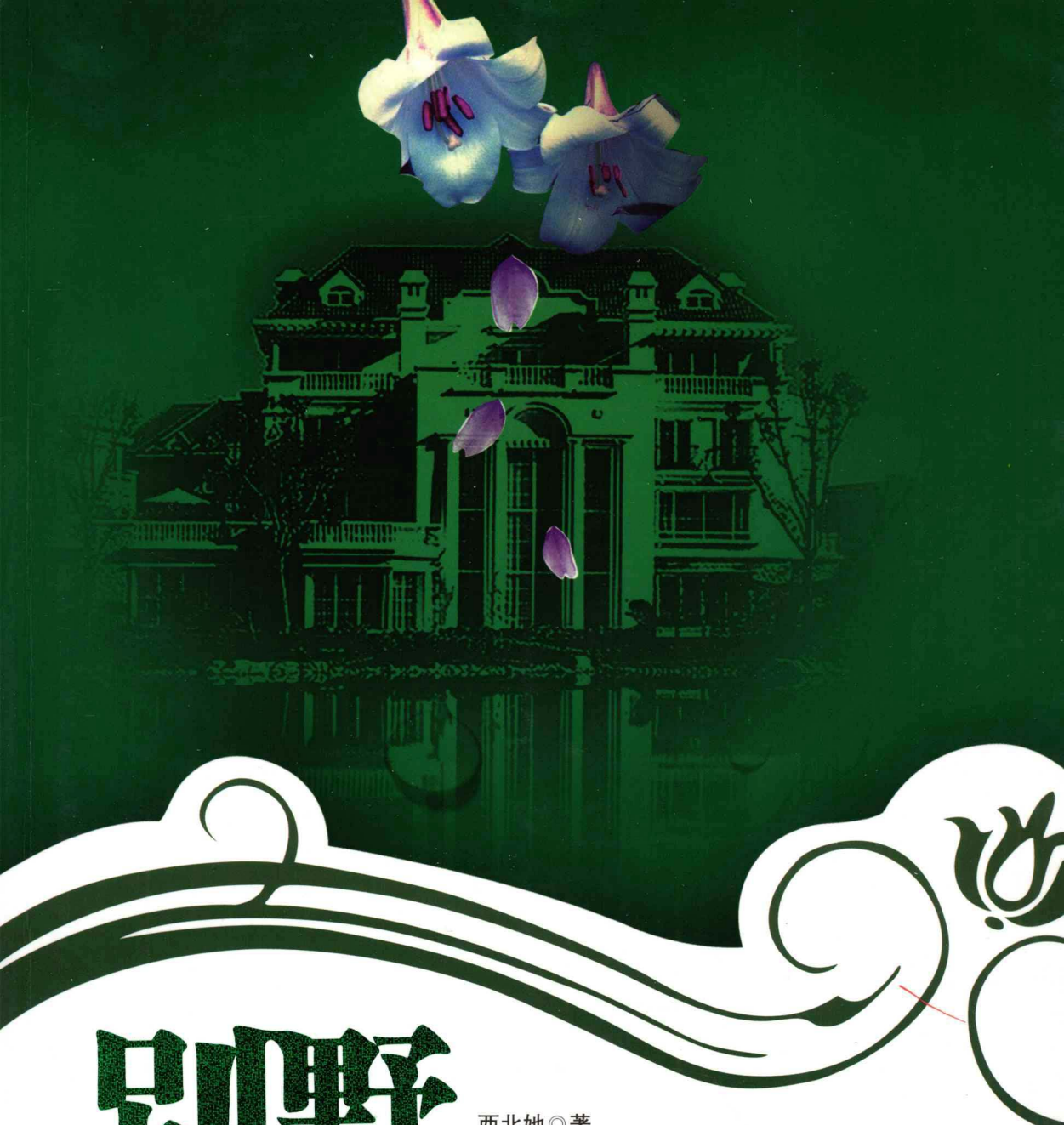




別墅心慌慌

西北她◎著

保姆乎？保鏢乎？
只因一字之差，
糊涂功夫女这回不敢再犯糊涂。
一幢看似平常的別墅里，
却是危机四伏暗藏杀机——
家族秘史、百合花谜、变脸夫人……无数的谜团，原来只为她……



別墅心慌慌

西北她◎著

BIESHU XIN HUANGHU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墅心慌慌 / 西北她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219-06378-1

I. 别…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759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马妮璐
责任编辑 马妮璐 袁 铭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张泉英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378-1/I · 1098
定 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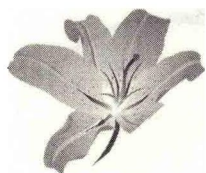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第1章◎奇怪的天命 / 1
- 第2章◎幽冥城堡 / 10
- 第3章◎一厘怪胎 / 14
- 第4章◎不速之客 / 20
- 第5章◎重圆城堡 / 26
- 第6章◎老白雪纺 / 32
- 第7章◎客厅的异响 / 39
- 第8章◎问题车夫 / 44
- 第9章◎曲线取证 / 49
- 第10章◎温情的乔装 / 52
- 第11章◎车祸惊魂 / 56
- 第12章◎老白献殷勤 / 61
- 第13章◎阿月偷药 / 67
- 第14章◎触目惊心 / 72
- 第15章◎男盗露面 / 79
- 第16章◎巧夺天工的作品 / 86
- 第17章◎假证一箩筐 / 92
- 第18章◎苦难之花 / 96
- 第19章◎晚界的绑架 / 102
- 第20章◎豪门恩怨 / 112

別墅心慌慌



- 第 21 章◎他和她的秘密 / 121
- 第 22 章◎曹牌夫人 / 131
- 第 23 章◎半枚玉佩 / 138
- 第 24 章◎小花的耳光 / 145
- 第 25 章◎二十年前的孽緣 / 153
- 第 26 章◎天使更美麗 / 161
- 第 27 章◎殘酷的忘年戀 / 168
- 第 28 章◎揭開身世之謎 / 176
- 第 29 章◎營救芊芊 / 182
- 第 30 章◎車禍慘烈 / 187
- 第 31 章◎喬宜真的水晶棺 / 193
- 第 32 章◎芊芊自杀 / 198
- 第 33 章◎托孤之題 / 202
- 第 34 章◎暗夜下的追逐 / 209
- 第 35 章◎秋楓行動 / 215
- 第 36 章◎兇手臥底 / 222
- 第 37 章◎深不可測的善惡 / 229
- 第 38 章◎最美麗的人物 / 241
- 第 39 章◎法官孫建 / 245
- 第 40 章◎天使會回來 / 250
- 后記 / 252

第1章 奇怪的天命



“猪，猪肚皮……”

坐在窗边的阿月同学正把眼睛从远处那芳菲四月下莺歌燕舞、柳烟成阵的盛世美景中抽回来，冷不丁听见这声呼唤，眼睛立即越过一张张怀才不遇的年轻面孔，直直看向叫唤的这个女人。在她看来，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女魔头的加强版，那张魔鬼面孔好似无意中被谁坐了一屁股，整个五官全然不在该在的位置……

瞬间，阿月同学旋风般地到了加强版跟前，加强版一愣，抬眼看了一下眼前这个满脸雀斑，看上去好似一把小号漏勺的黑瘦女生，没待反问，手中的简历被黑瘦女生抢了过去：“看清楚了，这仨字念朱——月——坡！”

阿月说完不再理睬加强版，转身拉起窗边的一位着罗裙的女孩，“芊芊，我们走！”无视一片吃惊的目光，拉拉扯扯地出了门去。

“月坡……”出了电梯后，林芊芊使劲掰开朱月坡拉着她的手腕。

青川如黛，流云似水，飞絮漫天飘洒，如雾如烟，天台上空的景色一下子醉了阿月同学的眼，那柔软温煦的春风掀起了她细柔的短发，好像母亲的爱抚，逐渐驱散着她应聘失败的郁闷。

这时，身后一团黑影顺着风便奔她的脑门而来，阿月同学侧耳一听，“唰”地伸出右手像捏蚊子一样利落地一把钳住——

林芊芊朝她喊道：“上天真是太清楚你想要什么了，上面有招聘启事哎！”

阿月同学扭头看了一眼这张报纸，没有林芊芊以为的那般激动，林芊芊奔上去，抢下报纸：“反正已经出来了，再试一次得了……你要相信，痛苦之路一定会有间歇站的，过早放弃才是真正的失败。”林芊芊说着眼睛扫到了那个做有记号的豆腐块上，她一下咽住了：白俊逸这个傻子，这次居然让人家朱月坡去应聘保姆？这不是逼人家朱月坡找根绳子勒脖子吗？

此时朱月坡已经站在了天台边上，林芊芊一看，登时吓坏了：“月……阿月……你干什么？你别吓我！”

朱月坡回头朝她一笑，那笑容像是来自地狱，林芊芊一阵眩晕，仿佛看到了朱月

坡眼里幽瞑深邃的死亡之光……

她差点瘫倒，这次看来玩笑开大了，她心里开始颤抖，对着朱月坡祈求起来：阿月，求你，千万别做傻事啊！我以后再也不骗你，我再也不捉弄你了……求求你快下来啊……

可是，她竟一个音也发不出来，只有满头的大汗随着在风中颤抖的身子不停滑落……

朱月坡转过身去，张开双臂，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四年前自己拿到调剂通知书时双亲脸上的表情，他们那么不舍又那么不安，仿佛所有不如意都被预见到了。今日看来，倒当真有点应验了似的。她望着苍天，用双眼垂询：“我知道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可是，为什么我这条非得弯得跟麻花似的？”

想着，她叹了口气，深呼吸了一口气，悠悠地道：“还是姚明说的对，上面的空气比较好……就是不知道我站这么高能不能看到坡豪去……”

林芊芊更加紧张了，坡豪，月坡的家乡，她忙说：“好，那我们立即回家好不好？”发出的声音很吵哑，好似焦急的邀请。

听说回家，朱月坡振臂一呼，回头对林芊芊气壮山河地喊道：“好，马上回家！”

林芊芊拖起快虚脱的身体看朱月坡从天台边回来了，这才朝朱月坡走去，手里的那张报纸被她像炸弹一样，惊慌地往一边扔去。

朱月坡想起林芊芊刚才抓着报纸叽叽歪歪了一大通，于是瞟了一眼，立即抢了过来：

“保镖？招保镖？！”

一听朱月坡说是保镖，林芊芊以为自己拿错报纸了，细一想，罢了，错就错吧，反正也无关紧要了。

“你说得对，反正来了，不如再试一下？反正这行我还没试过。”

林芊芊看了朱月坡一眼：不是吧？刚刚还一副要跳楼的架势，一听说打架就又来了精神，这人哪像个女生？但是，林芊芊刚才被朱月坡的样子吓坏了，她决定不再掺和这件事，不再给她任何意见，既不说服，也不规劝，便说：“我不奉陪了。”因为照白俊逸的计划，她去了也没戏。回头又失败，她朱月坡要是再想不开，要死要活，要跳楼要回家，就都跟自己无关了。

朱月坡拍拍林芊芊叮嘱道，“那好，你先回去吧，我去看看。”

林芊芊朝她牵强地一笑，看她走远，给白俊逸打了电话。

白俊逸正等得焦急，接到林芊芊的电话，立即驱车到了林芊芊所在的楼下。林芊芊双手插兜里站在路边等着，白色及膝风衣的衣袂在清凉的风中轻飞起舞，淡紫色的太阳眼镜上挂着些婆娑的树叶影子，让人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林芊芊上了车，心有余悸地缩了缩脖子，她以不可辩驳的坚决语气冷声道：“这件事到此为止！干点正事吧。”

这话，她是说给白俊逸听的，实际上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白俊逸有一个大款老爹罩着，不用找工作，就尽整这些幺蛾子折磨人家朱月坡来打发时间，自己是因为与他的未来还欠一撇，就这样为虎作伥吗？到时候真出人命，

估计她跟白俊逸的另一撇也没戏了……

唉……她叹口气，一想到朱月坡张开双臂要飞下去的样子，她就不寒而栗。

白俊逸听她这样说，心里暗暗发笑，他今天正想跟林芊芊说这件事呢，没想到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于是独自在心里双手合十：蚬蚬呀蚬蚬，月坡这次的应聘就看你的了，成败在此一举啊！

朱月坡兴致勃勃地按地址找到了那家招聘公司，敲了门进去，还没好好打量一下这家公司具体是干啥的，就见一个体形丰腴、脸似银盘般极喜庆的女孩子风风火火地扑了过来，对着朱月坡就是露齿一个广告招牌笑，捉住朱月坡的右手一摇，道：

“你好，我姓屈，你以后叫我蚬蚬好了。”

“蚬……蚬？”朱月坡被她的热情吓得有点迟疑。

“蚬蚬是我昵称，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嘿嘿。”蚬蚬赶紧补充道。

朱月坡觉得这个蚬蚬有点神神道道，跟着进去后，留意到这格式规整的一溜蓝色写字格里，人人都在埋头苦干。而且一路看下来，没有竞争者！

她心里一时不免有几分得意，心想多亏老妈让自己学武，总算成了块敲门砖了。

蚬蚬将她引向小会议室，指了个座给她：“请坐。”转眼之间，她又给朱月坡倒来一杯水。

“带简历没？”蚬蚬放下杯子问。

朱月坡有点迟疑地看了一眼她。蚬蚬一看会意，赶紧上前温和地说：“是不是觉得应聘保姆也要简历很奇怪？咱这不是例行公事嘛。”

一听“保姆”二字，朱月坡一口水喷了出去。

她翻出刚才那张报纸，“晕倒，老眼昏花了……真的是保姆啊……不是保镖啊？完了……”原来没有排队的竞争者是因为大家都看不起这个工作吗？难怪蚬蚬的脸上是一种久违的、像是小狼等到了猎物又像是小狗找到了主人的表情。

蚬蚬一看她掏了半天就只掏了张报纸出来，忙说，“没带是吧？没关系，你先等一下，我去拿表格，你填一下也行……”说着就去了人事主任的办公室。

朱月坡在蚬蚬走后，向四周看了看，趁没人注意到她，想鞋底抹油，溜之大吉……刚起身，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粉色紧身套装，像一只精致的火烈鸟一般，修长高挑还带S的身影，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红彤彤地挡住了阿月同学的去路……

正欲改变路线，蚬蚬的身影已经从另一个门口晃了进来。

“人事主任听了我的描述，认为你还不错，本来是让你先填一下表格，不过正好老总回来了，你先跟我来，去跟老总面谈后再填也一样。”

不等朱月坡开口，蚬蚬转身就走。

朱月坡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效率这么高，可是这份好意，无论如何她得辜负了。她毕竟没想过做保姆这回事，于是赶紧跟上去要拉住她解释，蚬蚬却好像比她更急似的，直到了一个办公室门口，才停了下来，然后一敲门又进去了。朱月坡想拦她没拦住，只好等她出来。结果，蚬蚬一出来，朝朱月坡又是一笑，做了个请的手势，就把她拉了进去，自己反而退了出去带上了门，蛮横得像个抢亲的公主，让朱月坡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等朱月坡进去后，蚰蚰悄悄去了卫生间，确定里面没人后给白俊逸打了电话。

白俊逸一看是蚰蚰的电话立即问道：“怎么样？”

蚰蚰忙说，“我已经把能做的做完了。朱月坡进了老总办公室，应该是对做保姆没有意见，我在这边等老总的反应。”

“好的，有了确切消息立即通知我。”

蚰蚰想起朱月坡那瘦瘦的样子：“月坡行吗？”

白俊逸一笑，冠军都不行了谁才行？“你放心吧，月坡去了，真相离我们就不远了。”

蚰蚰一乐，“我是说，楚家那四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八百多平方米的花园，朱月坡那瘦小胳膊行吗？”

晕，白俊逸没想到暴发户买的房子这么大，要是月坡知道是自己陷害她，估计下半辈子她的家务活得由自己包了……

蚰蚰见他不说话：“怎么？心疼啦？”

白俊逸一哼：“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

蚰蚰嘴一扁：“得了，不听你这些酸话了，我得过去看看她出来没有，还得给她交代一下呢。”

白俊逸不放心地交代道：“好好，千万别露了马脚，两年都忍过来了，千万别临了失手。”

蚰蚰白眼一翻，掐了电话。

蚰蚰回到自己的格子里，又看了一遍已经整理好的桌柜和抽屉里的辞职信。想着两年来的经历，一时百感交集。

朱月坡被蚰蚰不明不白地推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抬眼一看，她看到了那位火烈鸟的正面！而这位朱唇轻启艳若桃李的火烈鸟居然是老总！她一时犯晕，她原以为这火烈鸟也就一高级“白骨精”，没想到……居然是——王母娘娘。

常江潞看了一眼这个有点傻愣的应聘者，说道：“你坐。”

朱月坡迅速扫视了这间屋子。屋子深处是一张大得离谱的黑漆老板桌，桌上分别放着两台宽屏液晶，桌子两边是两盆高大繁茂的发财树。高傲的火烈鸟还是双手环胸，站在屋子中间。她的右手边是一个三人座的朱色皮沙发，沙发上铺的也许是就是传说中的皮草。

不会是让我去坐那堆皮草吧？朱月坡迟疑着没上前。

常江潞朝她一笑，这个呆呆的应聘者一副迷迷糊糊的胆怯样子，倒是符合她的要求。太过聪明的和太过漂亮的人，在他们家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楚采樵和她都不喜欢太聪明的人。而她，还要加上一点：不喜欢太漂亮的人。所以她的前一个保姆才可以胖到没边。看看眼前的这个女生，平铺直叙，打扮也中性，尤其重要的是这人一直迷迷瞪瞪，似乎对他们家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在意。那就好，她想。心无邪念人对己都是好事。

常江潞正想说点什么，桌上的传真机响了，她看了一眼那串数字，“0049”打头，从德国来的传真，没到部门经理那里而是直接到了总经理室，这让她觉出了一丝异样。

她立即摁了蛐蛐的内线，让蛐蛐和人事主任去招呼这个应聘者。言语中暗示应聘者已经通过她这一关。

蛐蛐接了内线进来后，把朱月坡领了出去，按刚才常江潞的吩咐，递上了几页纸。朱月坡一看试用合同时，不乐意了，“我……被聘用了？”

成功来得这样简单和突然，却又不是她想要的，她很无奈，“哎呀，老天肯定听到我刚才的责怪，于是又抽风了……”

“是呀……高兴吧？”蛐蛐一副“是你的想逃也逃不了”的表情。

“高兴什么？”朱月坡很郁闷，拿着合同站起来，要跟蛐蛐解释。

“蛐蛐，电话……内线……”蛐蛐的邻桌到会议室门口叫她。

蛐蛐走出去，美女在吩咐：“进来一下，资料拿给她，顺便把常经理请进来……”另一个常经理，当然是常江潞的弟弟了。

蛐蛐去请了常江冬，并跟着他走了进去，常江冬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常江潞递给蛐蛐一些资料，“你再整理一下，让小保姆看看，熟悉一下保姆的工作内容，去吧。”

常江潞看蛐蛐把门关上了，一把把自己手上的一沓纸劈头盖脸扔到了常江冬的脸上：“你看看，德国方面刚才传过来的！”

常江冬已经习惯了常江潞疗养后变得粗暴的性情。据他姐夫、常江潞的老公楚采樵说，可能常江潞疗养后落下了一些后遗症，好点会这样，严重点还指不定怎么找碴呢。于是也不说什么，一张张地捡了起来，漫不经心地掐算着：“德国和大多欧洲国家使用中欧时间，与中国时差是六小时，现在十四点，减六小时，那么那边就是八点……这么早？这个德国团不是应该在德国时间今天下午四点走吗？”

常江潞并不看他：“是你安排这次德国行计划的？”

常江冬还是捡着地上的纸，头也没抬地答：“是啊。”

常江潞见他一副敷衍的口气，很是不高兴，盯着他问：“参观红灯区是你计划中的节目之一？”

常江冬把那沓纸按序号排列起来，对他姐以一副少见多怪的语气说道：“他们说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你敢不让他们去吗？再说，华人去德国参观哪有不去红灯区的？”

常江潞一拍桌子：“可他们是什么人？去这种地方也需要看看自己的身份吧？看看这份名单，人大委员、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工商局长，还有几个部长之类的高官，我认识他们，见他们点个头哈个腰没关系，可人家大鼻子认识你是哪根葱？……”说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常江冬站起来，把一沓纸放到常江潞的桌子上，倒也有些不耐烦了：“姐，你怎么不想想他们是怎么出去的，他们是用什么钱出去的！你以为他们在国内就是安分守己的？这个团虽然都是高官，但是，他们的背后各种小姐、女郎、二奶还少啊？让他们到德国的红灯区，只不过是让他们参观一下而已，他们自己会掌握分寸的。”常江冬不以为然地点了支烟又一屁股坐到皮草上，“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不是一直挺好的嘛……大惊小怪什么，红灯区又不代表汉堡的一切，汉堡还有百多家中资企业呢。”

常江潞看他做了错事还吞云吐雾，马上扑过去把他的烟抢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在我房间抽烟！”然后鼻子冷哼一声，抖着手上的资料说，“就怕他们出国了也

认为自己是人家大爷，美丽的汉堡港游览了，当地的各种啤酒和海鲜美食也品尝了，红灯区也参观了就该玩失踪了？你给我仔细看看这份传真，副市长和助理丢了！参观完红灯区就不见人影了，现在整个团都在找他们两个！”

常江冬一听，站了起来：“走散了？难道副市长想深入透彻了解一下？其实性产业是德国的合法产业，去又不违法，就怕他们……”一看常江潞那严肃的样子，常江冬突然开始担心起来，人，万一真没了，可他怎么向全市人民交代？

常江潞抱着胳膊说：“你也知道怕了吗？你看看你安排的什么地方，你事先考察过吗？去什么 Reeperbahn 街区？那街区治安非常不好，堆在那里的案子可不少，外地人去肯定要有德国人相陪，就副市长和助理一肥一瘦的样子，语言又不通，万一真要是打起来，后果难料……真是跟当地人打起来，脸面的事就不说了，现在是死是活都是问题……”

一听是这样，常江冬恼了起来：“有些人就是这样，总是有组织无纪律……”以常江冬对德国治安情况的了解，他并不完全赞同他姐的话，德国人善于管理，排除了外国人作乱的问题，德国人一般是不会如何滋事的。看来，没准就是副市长在那边充大爷了……这样一想，多少让他有几分腿软。

常江潞看着窗外的高楼说：“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现在你要想的是，副市长要是出了问题，公司就完了……现在你姐夫又在法国……”

常江冬开始心慌了起来，搜肠刮肚，想来想去，也就只想到一个人：“我去找老白，老白跟领事馆的人熟……而且你上次去北京疗养，好多问题我也是向老白求助的……”

常江潞朝常江冬吼道，“那你还不快去！”然后摁了内线，“蝰蝰，进来，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一下，连同这个协议一起传到德国公司去……”

见常江冬还杵在那儿，常江潞又吼道：“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滚！下次安排项目多动动脑子，这不是小事，副市长要是出事，公司百十张嘴，你养啊？”

常江潞的脾气越来越大，他常江冬不是没见过，忙说：“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老白。”刚要走，在常江潞的狮子吼中，他一个激灵，想起了一件事，“你今天不是要去机场接机吗？”

常江潞一听一愣就把手里的东西往沙发上扔去，“要命，全赶一块儿了……”

蝰蝰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把老总给的资料和她桌上的一些资料稍作整理，看了一下，工作要求、公司简介、地理位置、行车路线……差不多全了，于是走到会议室，一边把资料往月坡手里塞，一边作着解释：“……那四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外带个八百多平方米花园的事就由你全包了。”

朱月坡听着蝰蝰的解说，翻了一下那堆纸，心想：这是当牲口使呢？正想发作，却听得那老总房里传来争吵声，心下一惊。

蝰蝰也扭头看了一眼，发现跟常总吵架的人是她刚刚请进去的常经理，便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她倒是希望起内讧呢。于是漫不经心地翻着朱月坡的试用合同，问：“怎么还没签字？签吧，我那边还有事要去一下呢，没听到吵起来了吗？”蝰蝰说着扔下朱月坡，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晕，乱成一团了，朱月坡看着手里的一叠纸一阵头大……

其他人对老总房间的争吵声习以为常，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提心吊胆，怕那女人吵上瘾了，会一个个全提拎进去吵上一遍。蚩蚩也静静坐在桌前，等待着常江潞的吩咐。果然，吵了一会儿，常江潞叫她了。

“把这个复印一下，复印机会用吗？”蚩蚩口气不见外地把常江潞的身份证递给朱月坡让她复印，而蚩蚩自己则去传真。

朱月坡把证放进复印机，看着那纸从机器里溜出来，“常江潞，四十六岁……”再看那照片，分明就是刚才那火烈鸟嘛……“四十六岁？怎么看也不像呀，顶多三十……果真是妖精，居然从她精致的妆容上看不出丝毫岁月的痕迹……”于是她留意了一下那间办公室，一个男声尚未说完，又传来常江潞的狮吼，朱月坡手里的纸给震得晃悠了一下，心想这漂亮鸟儿果然很火烈。

“砰”的一声，朱月坡还没回过神，常江潞拉开办公室的门，回头对耷拉着脑袋的常江冬说，“这事你去解决，你想什么方法我不管，我现在去接人，不跟你啰嗦！”

“小朱，走了。”说着看了一眼蔫在边上的朱月坡，挥了挥葱白的手指。

朱月坡看她一副火烧眉毛谁惹她跟谁急的架势，已经被点名了，于是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跟了上去。心想正好自己一起出去好向这个老总说明她不是来应聘保姆的。

正在一边喝水的司机丁侠晖一听到吼声吓得一抖，扭头一看常江潞刚回来这就要急匆匆地往外走，于是水也不喝了，扔下纸杯赶紧跟了上去。

蚩蚩传真完后，来拿朱月坡的合同，一看，还空白着呢，人却不见了，一问，说是跟老总走了，心想这怎么行？合同都没签。但是一想，既然老总都让她一起走了，这么说老总是决定留用她了？那以后补签也是一样，只是自己又要辞职，看来只得让白俊逸来提醒朱月坡签合同的事了。

朱月坡到门口追上老总时，发现身后不知何时还跟了一胖子。细一看，是蚩蚩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退伍军人司机。这个人像黑云一样随她们挤进电梯，四肢有些粗短的他，颇像只腊肠犬，肌肉发达、浑身黑黝，手脚灵活，一闪就到后面去了，动作很是轻微谨慎。但此时，他脸上挂着松狮特有的那种愁眉不展……

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人事主任一只脚伸了进来，朱月坡正好奇电梯有没有把她的脚夹疼时，那大婶已经把一样明晃晃的东西伸到了她的鼻子下，朱月坡机械地伸出了手，手里就一沉，差点没把她拽趴下。那大婶见她接住后忙说：“平时多看多做，不懂就问，手脚放勤快点……这橄榄油要节约着用……”一面说，一面怯懦地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常江潞后，这才把脚抽出电梯。

朱月坡愣愣地心想：看来，这里的大小妖怪都很怕这个火烈鸟。电梯门关上后，她看着门上方迅速变化的数字，心想：赶紧辞职，不然以后跟这个像火山一样会随时爆发的火烈鸟共处一室，自己未必适应得了她这种总是用熊熊大火来映红半边天的方式……

丁侠晖看了一眼这个小保姆，又看向常江潞，心里还在想她跟常江冬大吵的事，心说：别人做错了事干吗她要生气，何苦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朱月坡想了想，转身想要把那桶油递给司机，然后开口向王母娘娘说辞职的事。

一回头却发现那司机正一脸忧伤地看着常江潞，她愣了一下，话还是咽了下去。她实在是不想杀了这位司机远观的风景，转过身想等下到一楼再说吧。

电梯终于在朱月坡的数秒中停了下来，可是当她出了电梯才发现，他们到的是负二楼的停车场，没走两步，她还没搞清方向，就被司机拎起来掼进了车里。原来丁司机看小保姆怯怯的样子缩在后面，以为她不会开这么高档的车的车门，于是把后门一拉，就顺便成人之美了。

“哎……”朱月坡张口叫道。心里却在想：天啊，这胖子居然会功夫，就凭他把她扔进去那架势那速度，非一般人可以做到。

“自己把安全带拴上！”丁司机边拴安全带边头也不回地说。

“不是，我是说……”朱月坡拍打着椅背，申辩的声音被淹没在司机启动车子的嘟嘟声中。“辞职”二字还是没机会说出口。

丁侠晖却没心思答理小保姆想说什么，他边点火边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一脸平静的常江潞，又回头看了一下方向盘上车子的标志，心想：奔驰S级，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豪华车，难道，常江潞就是为了享受这些而忍受着现在的一切吗？

因为不够专心，所以起步不够平稳，车子一下子便蹿了出去，让还在想德国那件事的常江潞没留神，她的头一下子便磕向前去，无形中被吓了一跳，这自然让她极是气愤，血压一下子升高，脱口便骂道：“找死啊你？！”

此话一出，朱月坡把酝酿了半天的话立即咽了下去。这位火烈鸟就这脾气，自己要是说辞职，不知道她会怎么给自己甩一顿口水呢。得，今天就免费见习一下保姆工作。明天等这位火烈鸟的心情好了，再说辞职的事，阿月同学心想。

丁侠晖却对常江潞的发飙不以为然，继续悠然地开着车，轻轻问道：“十二缸发动机，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以惊人的速度带着车主摆脱困境——假如，我用这车载着你逃离，你是不是可以……”

这是什么屁话？自己哪有回头的余地？常江潞没有半分心动，只是目视前方，看也没看丁司机，盯着直线前行的车头吼道：“少啰嗦，给我左拐弯去机场！”

丁侠晖顿时黯然，不再跟她计较，调了头就拐进了人行道，旁若无人地开始逆行。行人们见人行道钻出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大部分是无奈地先纷纷避让，其余的则是面露不满地指责起来。朱月坡从后面看着他，心想：这个傻子，还果真对老板娘的无理要求百依百顺。

丁侠晖仗着有车窗阻挡行人不能奈他如何便没理会，只是纳闷地问常江潞：“去机场干什么？”

常江潞刚想一句话呛过去，手机却响了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刚放到耳边，里面的声音就让她激灵了一下。

“妈，是我，知忧……”楚知忧在那边颤着声儿说。

常江潞稳了一下情绪，清了清嗓子，直了直身子，恢复了她不发脾气时的矜持，反问道：“知忧？好久不见……你在哪？”

楚知忧在出租车里扶着他那黑鼓鼓的行李包，午后三点的阳光从车窗里灌了进来洒在他修长的胳膊、腿上，微熏着他有些潮湿的心，他随着那行李包颠来倒去，说道：

“我在出租车上……这是司机大哥的手机……”楚知忧的外国手机卡回国后就不能用了，好说歹说，那司机看了楚知忧几大包的东西确定不像是抢手机的，这才给他用的，所以楚知忧解释给常江潞听，也算是给司机大叔的一个安慰。

常江潞一听，很是奇怪：“怎么？不是等我去接你吗？……自己打车了？”

楚知忧刚上车，考虑过等母亲前来相见还是自己回家等她哪一种煎熬少一点。他想来想去，怕无法在机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于是选择了打车。七年的相思，小小的机场怎么能够承载这份厚重？

“没关系……我已经问过了，司机知道路，外婆一会儿到门口接我……”母亲的担忧，让他的乡愁更浓了。

常江潞听了顿了一下道：“好，一会儿见。”说完合上手机，不知为何有点激动，便对丁司机说：“拐弯……拐回去……”

“又转弯？不去接人了？”司机并没有仔细听她的那个电话。

“去超市……他刚回国，我去超市给他买点吃的。”可是他喜欢吃什么呢？楚知忧一定想不到这位疗养后的母亲常江潞已经不知道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了，但即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常江潞购物的积极性和享受刷卡所带来的那种乐趣。

“你……很关心他？”丁侠晖却问得不无醋意。

“别给我废话！”常江潞到底是对自己的变化有点底气不足，她没必要在丁司机面前底气不足，也没必要在楚知忧面前底气不足，她一时不知道她的底气到底在哪里。楚采樵说过，楚知忧极其敏感、聪慧、不好对付，想来想去，定是这不好对付让她底气不足了。于是为了避免晚上会有一番纠缠，她给自己找了条退路：实在不行就出去，先躲了这初一再说。

朱月坡在后座晕头转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听到一会儿左一个拐弯，一会儿又右一个拐弯的，再回神，已经到了一处地下停车场。

然后看这个女人进了大超市血拼到华灯初上才满载而归，朱月坡看着迷蒙的夜景，一时不知身在何方。

第2章 幽冥城堡



江老太太接到楚知忧的电话就去幼儿园接了小孩子，然后打个车就奔别墅而来，平常她接小孩子回别墅是不打车的，一辈子节约惯了。不过若是坐公交，从幼儿园到别墅转两次车少说也要两小时，打车就只要四十五分钟，而从机场打车到别墅一个小时就够了。对于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国已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楚知忧，江老太太自然是得先一步回去等他的。

楚知忧卸下一个拖箱、两个背包的时候，江老太太就知道这孩子是把他那在外国住了七年的家给搬回来了。

楚知忧确实是把家搬回来了。他出去这七年，唯一的盼头就是毕业回家找到他的亲爹。那枚小玉饰已经被他摸得发亮，绳都断了好几根了。他就是等着回来听他母亲给他讲这个小玉饰的故事和线索。小小的玉饰，牵连着他们三个人割不开的血缘。楚知忧的最大梦想，就是在这小玉饰的指引下能够一家团圆。他抱着外婆痛哭了起来，所有的相思、磨难、挣扎都在痛哭里宣泄得天地动容人神共泣。江老太太那因为生病住过院而不那么好使的大脑，也因着楚知忧那声声痛哭而伤怀不已。一时间想起了离世的老爷子，也想起了性情大变的女儿，眼前的这个孙儿，高得像巨人一般，也早已经失去了他离家时的青涩。那时的知忧，少年不识愁滋味，哪像现在，伤感得像历经沧桑的老人。

楚知忧搂着这个越发瘦削的外婆，再想到那已仙逝的外公，物不是，人不在，人世间最凄凉的事莫过于此。这也让他总是一次次想象着父亲的样子。他知道，自己未必就会有“子欲养而亲不在”那样的崇高，他只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而已。

楚采樵当年告诉了他，他们不是亲生父子的实情，却不让他去找自己的生父，而是将他送到国外，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通。不过后来他明白了，不管楚采樵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自己真正强大了，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楚知忧急着要回来，一是因为他显然可以回来找自己的父亲了；二是在大使馆办手续时，他的担保人并不是楚采樵，而是个神秘人物，包括自己这七年来的资助，都是拜这神秘人所赐。所以，他的另一个目的，当然就是查出这神秘人物是谁。他曾经天真地想过，会不会是自己的

亲生父亲？可是又想想，如果是的话，楚采樵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的话不可能不告诉自己，反而搞出让自己出国这么个事来。再说，如果是的话，神秘人又怎么狠得下心让楚采樵把他们两父子分开？

江老太太安顿好了楚知忧，亲自下厨去给他做他喜欢的饭菜。楚知忧上上下下看了一圈房子，七年时间今非昔比，从粗浅的陋室到这繁复的别墅，他的心有几分木然，他呆呆地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外婆说是母亲亲自指挥的装修，生病时还坚持着。的确，到处都能发现母亲的内敛和温润。

他的房间，是一片开阔的蓝色，那天花板是纯净的天蓝色，看起来是那么安详与洁净；那墙壁和家具是淡蓝色的，看起来是那么安静与沉稳……他突然鼻子发酸，因为他从来没有向母亲说过他喜欢这个冷冷的却代表永恒的颜色，他隐隐觉得母亲的心在对待他的这件事上其实是蔚蓝的。他以前不懂得，现在才知道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母亲这么多年在心底埋藏着的秘密，也才知道她在自己心中有多重要。如果她不是那么坚强，那么自己也定然不会这样安然成长……

楚知忧在这个颜色里感知着母亲的关爱，想着一会儿就能见到母亲，他打起精神，决定先洗个热水澡，要以全新的面貌和母亲来个干干净净的拥抱。

丁司机刷卡后，进了大门。拐了几个弯便停在了幢房子前。

朱月坡下了车，这幢洛可可式的欧式城堡在夜光下发出幽瞑的蓝光，让她觉得凉飕飕的，城堡门扉悬一匾，匾上三个中规中矩的白字“云裳园”，让她突然有丝温煦，何谓云裳？她纳闷，可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那个云裳？再四下看了一会儿，蝓蝓没有骗她，果然有一个巨大而荒芜的花园把这“云裳园”和别的别墅隔了开来，远远的，孤零零的，像风中离岸的扁舟一般，幽远而无助，映衬得更加荒芜，颇能倍显凄凉。

朱月坡紧跟着女主人穿过暗黑的走廊，一个才到她腰下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奶瓶的小不点像飞蛾一样盲目地撞了过来，他一边在幽蓝的城堡里模拟飞行器瞎跑，一边童言无忌地叫着“傻歪歪……”朱月坡一把扶住了他，问，“你是楚衣君？”

那小不点不说话，抬头望了她一眼，继续模拟飞行器去了，常江潞在前面脱下外套语气极是平淡地道：“他不是。”

不是？蝓蝓不是说他们家有两个小孩，一个二十二岁在英国念书，一个七岁就在家读小学的吗？朱月坡抬头一望，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在客厅地毯上坐着，房顶的彩灯正像追光灯一样打在她静静的瘦小身影上，圆圆的舞台周围是一堆娃娃。她正异常专注地摆弄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跟她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是楚衣君？她妈妈回来了，也不起来表示一下欢迎或亲热什么的？朱月坡嘴一扁，刚才认错了也情有可原，楚衣君这名字也太中性了。

丁侠晖停好车跟了进来，车钥匙叮叮当当地往大茶几上一扔之后，他把自己四仰八叉地扔到了沙发上。朱月坡看司机那随便得像在自己家中的样子，佩服横生。

常江潞去楼上换了睡衣下来，瞪了丁侠晖一眼，丁侠晖这才收了收自己四仰八叉的短粗腿。常江潞捋了捋了头发说，“你带她去看一圈。”

“走吧。”丁侠晖一扭头，算是招呼了朱月坡，朱月坡跟着他向楼上走去。

房子很大，二楼、三楼各自有阳台，走在这阳台上，能清楚听到下面客厅的说话

声，是一个不封闭有层次的大空间。

“三楼是常总和楚总的房间，我们就不上去了。二楼是楚知忧和楚衣君的房间，以及客房。对了，刚才那小男孩叫小弦子，大名叫常……常……”“常”了半天，好似脑筋一下子短路了般愣是没“常”出来就上到了二楼。正好楼梯口就是个房间，于是他也不“常”了，直接上前捉住门把手，把这虚掩的屋门向里推去，边推边道：“这就是楚衣君的房间……”言下之意：这就是你以后的主战场。

“哇呜，好大的房间！”朱月坡看了一眼，满屋的玩具和粉色的家具，像是个童话王国一般。

丁侠晖一看里面，满地横七竖八的芭比娃娃，一听朱月坡在感叹，忍不住想给她补充：不止大，而且乱！想着刚要拉门退出去，似乎又看不下去这个杂乱景象，于是抬脚走了进去，胡乱收拾了起来，一边收拾一边说，“隔壁是楚知忧的房间，一直没人住，没什么看头。再旁边是客房，客房旁边是更衣室，更衣室旁边是卫生间。”

朱月坡白了他一眼，看来这人记空间的能力长于记人名。看他在收拾东西，朱月坡就转头打量起周围，轻轻推开了身后的一扇门。一看，是卫生间，维多利亚复古风格的装饰，设备齐全，放着些粉色的小毛巾，一看就是楚衣君专属的卫生间……

卫生间里老远的窗边还放着一个雕塑，从头到脚都是白的，从后面看，这不就是米开朗琪罗那个大卫吗？头部微俯，左手上举，握住搭在肩上的“甩石带”，右手下垂，似将握拳……“大卫雕塑？怎么在这儿？”朱月坡疑惑道。

把大卫雕塑放在卫生间干什么？想起楚衣君房间里乱扔的玩具，朱月坡心想：肯定是没有保姆收拾，放错地方了。

楚知忧抹了白色浴泥，正支着身子搭着浴巾，站在卫生间看着窗外的景色。听到后面有声音，回过神来，才想到，完了，没锁门——妈从他小时候就这样，自己都二十二岁了，还是不敲门就进来了。

一听声音不像老妈，听那人说是“雕塑”，于是灵机一动，保持刚才的样子不动……等那人走了再说……

“哎，司机，这边还有个玩具……”

听上去，那傻妞并没有想要走的意思……而且，有这么大的玩具吗？楚知忧无奈苦笑。乡情全无，只剩慌张自己会不会就此失身……

“拿过来吧。”丁侠晖头也不回地说。

拿过来？楚知忧一听，深感大事不妙：不会真的过来拿吧？已经被人看了背面了，难不成还要买一送一再搭上个正面……

“拿过来？这么大的雕塑怎么拿？”朱月坡嘀咕起来，“况且，那是大卫哎，一个裸男……大卫呀大卫，你就算是风度翩翩、潇洒百态，你有必要总是裸着吗？”说着就往前走。

楚知忧心想：可怜的大卫，在这个傻妞眼里看来不值什么钱。像大卫这么美的裸体男性，表达的是力量、是英雄主义精神……看看多美！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怎么办？虽然楚知忧很满意自己的身材，但是此大卫，还不至于有彼大卫那么无私到可以让这个傻妞去欣赏……他开始寻思是不是先